

日知錄

第八冊

日知錄集釋卷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

藏板集釋

帝王名號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

原注胡文定修春秋劄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鯀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閻氏曰按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盧植注曰臨文謂禮文也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康成注曰爲其失事正也陳皓注曰不因避諱而改行事之語蓋恐有誤于承事也從來解文字皆如此而從來引此句多誤顧氏亦未之免要當考之尙書帝曰用詩書不諱耳楊氏曰虞夏時亦未有諱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允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

有以十千爲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

皆號以代其名

原注白虎通曰殷質以生日名子

自天乙至辛皆號也

原注

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爲書篇之名惟其號也

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

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

原注武庚亦是號祿父乃

名曰湯曰紂則亦號也

原注孔氏西伯戡黎序傳受紂也音相亂

號則臣子所

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

也

原注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士言爾先祖成湯皆對其臣子稱之

曰文祖曰藝祖曰神

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

起矣曰元王曰武王而諡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

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

而無號自商以下寢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諡

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諡自天子達於卿大夫美惡皆有諡而十干之號不立原注史記齊太公世家太公子丁商人之稱陸渚曰史記世本厲王以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前諸侯有諡者少其後乃皆有諡然王季以上不追諡猶用商人之禮焉此文質之中而臣子之義也嗚呼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歟

九族

宗盟之列先同姓而後異姓喪服之紀重本屬而輕外親此必有所受之不自周人始矣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爲自高祖至元孫之親蓋本之喪服小記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之說而百世不可易者也牧誓數商之罪但言昏棄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及外親呂刑申命有邦歷舉伯父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不言甥舅古人所爲先後之序從可知矣故爾雅謂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

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爲父子孫原注儀禮昏禮三族

之不虞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禮記仲尼燕居篇故三族和也注三族父子孫也杜元凱乃

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

女子之子非已之同族汝成案非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

原注左氏桓公六年傳注楊氏曰杜氏之所以異于孔鄭者以傳文云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五教注旣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矣則九族更不得就一本言之所謂言各有當也汝成案左傳桓公六年疏禮戴尙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此小異者以鄭駁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惟取其子夫旣

以爲異姓有屬者而仍數五屬之內爲一族則不辭若無姑或無姊妹無女子子則九族不備皆理之不可通者

然則史官之稱帝堯舉其疏而遺其親無乃顛倒之甚乎

且九族之爲同姓經傳之中有明證矣春秋魯成公十五

年宋共公卒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

族也其公距戴公九世

原注凡十三公內除同世者四公沈氏曰左傳所言蓋氏族之族也

不謂顧氏乃有此舛謬

而唐六典宗正卿掌皇九族之屬籍以別昭

穆之序紀親疏之別九廟之子孫其族五十有九光皇帝

一族景皇帝之族六元皇帝之族三高祖之族二十有一

太宗之族十有三高宗之族六中宗之族四睿宗之族五

此在元宗之時已有七族

原注中睿二宗同爲一世沈氏曰六典所言乃同宗之族也以

此證九族恐未精細

若其歷世滋多則有不止於九者而五世親盡

故經文之言族者自九而止也

原注杜氏於襄十二年傳注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則

前說之非不待辨而明矣

又孔氏正義謂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

原注桓六

年

不知高祖之兄弟與元孫之兄弟固可以相及

沈氏曰高祖之

兄弟亦親盡無服恐不在九族之列

如後魏國子博士李瑋之所謂壽有長

短世有延促不可得而齊同者如宋洪邁容齋隨筆言嗣

濮王士歆在隆興爲從叔祖在紹熙爲曾叔祖在慶元爲

高叔祖其明證矣

原注余丁未歲在大同遇代府中尉俊晰年近五十攷其世次於孝宗爲昆弟

而上距憲治之元已一百八十年秦晉二府見在者多其六七世孫

亦何必帝堯之世高祖

元孫之族無一二人同在者乎疑其不相及而以外戚當

之其亦昧於齊家治國之理矣

路史曰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

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

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已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

原注周禮

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

於已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已之孫此禮傳

之以三爲五也已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爲曾祖王父自己

孫視之則爲高祖王父已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爲曾孫自

已祖視之則爲元孫故又上推以及已之曾高下推以及

已之曾元是所謂以五爲九也陳氏禮書曰已之所親以

一爲三祖孫所親以五爲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

元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

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

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

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

原注適孫傳重

者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則長子在皆爲庶孫也

則曾孫宜五月而與元孫皆總麻

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

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總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

楊氏曰世叔宜云

世父叔父下同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

原注周道

親親至重者莫如兄弟兄弟之子進而爲期其服同於子父之兄弟進而爲期其服同於祖父故曰死喪之威兄弟

孔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

沈氏曰此下宜增故服大功再從世叔又疏矣二句

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總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

之兄弟小功

沈氏曰此下宜增族祖總麻一句

曾祖兄弟總麻高祖兄弟

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爲從大功同

曾祖爲再從小功同高祖爲三從總麻此發兄弟而旁殺

者也父爲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

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總麻此發

子而旁殺者也祖爲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

總麻

沈氏曰此下宜增兄弟之曾孫總麻一句

此發孫而旁殺者也

沈氏曰族祖總麻發

祖而旁殺者也固宜增入曾祖兄弟總麻發曾祖而旁殺者也兄弟曾孫總麻發曾孫而旁殺者也宜自爲兩段至高祖兄弟無服一句直宜去之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

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

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觀於九族之訓如喪

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紀之數蓋前乎二帝而有之

矣

汝成案先生所云從世叔卽喪服小功章從祖父母族世叔卽總麻章族父母沈氏此注旣乖服術又舛出云

後魏孝文太和中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此由古聖人睦族之意而推之者也

舜典

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爲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荅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惠迪吉從逆凶

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惟景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白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

祥在德孔子言積善之家必有所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所餘殃豈真有上帝司其禍福如道家所謂天神察其善惡釋氏所謂地獄果報者哉善與不善一氣之相感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不期然而然無不感也無不應也此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而詩所云天之牖民如壘如簏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者也其有不齊則如夏之寒冬之燠得於一日之偶逢而非四時之正氣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若曰有鬼神司之屑屑焉如人間官長之爲則報應之至近者反推而之遠矣

懋遷有無化居

懋遷有無化居化者貨也

原注古化貨二字多通用史記仲尼弟子傳與時轉貨貴索隱

曰家語
貨作化

運而不積則謂之化留而不散則謂之貨唐虞之

世曰化而已至殷人始以貨名仲虺有不殖貨利之言三
風有殉於貨色之儆而盤庚之誥則曰不肩好貨於是移
化之字爲化生化成之化而厚斂之君發財之主多不化
之物矣

舜作南風之歌所謂勸之以九歌者也

原注左傳文八年
卻缺言九功之德

皆可歌也讀之然後知解吾民之愠者必在乎阜吾民之
財而自阜其財乃以來天下之愠

三江

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

原注東迤北會
于匯蓋指固城

石白
等湖

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

原注
本郭

璞說全氏曰三江之說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漢孔氏傳據經文謂有中有北則南可知是爲三江其道則自彭蠡分爲三而入震澤自震澤復分爲三入海按江漢之水會于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與豫章江會數千里而入海卽所謂彭蠡也然則江至彭蠡并三爲一未嘗分一爲三況震澤在今之常湖蘇三府地自隋煬帝鑿江南河始與江通當禹時江湖何自而會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聞三分故前輩謂安國未嘗南游不諳吳楚地理是書傳之說非也班孟堅地理志指松江爲南江永陽江荆谿諸水爲中江大江爲北江司馬彪郡國志因之此與書傳所言本自不同乃孔穎達引以證傳而司馬貞入之索隱王荆公亦取其說但其所謂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南至高稽陽羨縣東入海者按陽羨與丹陽雖相接而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水分東西流江之在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宣歙諸水北向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陽羨也夫諸水皆支流不足以當大江經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屬無謂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時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澤則何不云三江旣塞是地志之說尤非也水經謂江至石城分爲二其一卽經文所謂北江者也南江則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縣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其于中江闕焉不知桐水今之

廣德長續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猶丹陽之與陽
羨而南江既爲吳松安得更從餘姚入海故胡朏明疑東
則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誤混于經者蓋地志以松江
爲南江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道元欲援水經以合地志
故曲傳之總之與禹貢不合是水經之說又非也鄭康成
書注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
江康成未嘗見書傳然其說頗與合特不言入震澤耳唐
魏王泰括地志謂三江俱會彭蠡合爲一江入解夫合爲
一江則仍不可以言三江是書注之說亦非也盛宏之荆
州記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廣十里名南江至尋陽分九道
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
此本漢志舊注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
江一原而三目今載初學記中而徐氏注說文宗之但此
仍一江非三江也其與孔鄭別者不過一以南江爲大江
之委一以爲原不甚遠也則荊州記之說亦非也賈公彥
周禮疏襲孔鄭之說而變之謂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至
揚復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
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則周禮疏之說亦
非也初學記又引郭景純山海經注三江者大江中江北
江汶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岷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
出此在山經原未以言禹貢之三江而楊用修因謂諸家
求三江于下流曷不向上流尋討蓋三江發原于蜀而注

震澤禹貢紀其原以及其委乃不考大江震澤之本不相
通且亦思三江盡在夔峽以西安得越梁荆而紀之揚山
山海經安足解尚書也試讀海內東經又有大江出汶山
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語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
信之尤者也其以松江東江婁江言之者張守節謂在蘇
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
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下江亦曰蜺湖名上江亦
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名下江亦曰蜺湖名上江亦
仲初揚都賦注而庾又本顧夷吳地記吳越春秋所謂范
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與水經所云奇分者也陸德明已引
之守節始主其說而薛季龍朱樂圃蔡九峰皆以爲然但
據諸書皆云三江口而不以爲三江況東婁僅爲吳松支
港故孔仲達已非之謂不與職方同今攷揚都賦注則東
江婁江並入海據史記正義則僅婁江入海然則三江仍
屬一江而東婁二江至今無攷則吳地記之說亦非也虞
氏志林謂松江至彭蠡分三道大抵卽指松江東江婁江
而言則更紕繆之甚彭蠡爲中江北江南江之會其水旣
入大江卽從毗陵入海而松江乃從吳縣入海安得至彭
蠡也則志林之說尤非也黃東發力主庾張而又疑之謂
予嘗泛舟至吳松絕不見所謂東婁者考吳志有白蜺江
笠澤江意者卽是耶不知白蜺卽東江笠澤卽松江東發
失記張氏原注而懸揣之是日抄之說亦非也金仁山曰

太湖之下三江說有二一謂吳松江七十里中爲松江東
南婁江北東江一謂三江吳松乃其一耳則亦疑松江東
江婁江之辭而不足以當三章曜謂吳松江者果何江也是
欲爲之辭而不得也若舉彭蠡于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
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導源烏傷東逕諸暨始寧曹江然
江又南則浦江然浦江合則特錢唐之支流耳或且祖吳
後返永興之東與浙江合則三江則浦江不過浙之附庸
越春秋以浦江浙江刻江爲三江則浦江不過浙之附庸
而刻江并不能與浦江並大江支流數百使隨舉而錯指之
可乎惟水經沔水中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
浙江也初學記誤引以爲韋曜之言蓋揚州東南揚子江
又東南吳松江又東南錢唐江三處入海而各雄一方爲
揚州三大望南距荆楚東盡於越中舉勾吳此外無相與
上下者恰合職方大川之旨卽國語范蠡曰與我爭三江
五湖之利者非吳也耶子胥曰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
吳越之境爲二國所必爭非岷江松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
傳旁通日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浙江而何善乎蔡
在揚州水之大者莫若揚子江松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
下何舍大江而遠錄湖小之支流則中江北江之與三
不合明矣況岷江入則彭蠡諸水從矣鄭孔諸家所謂中
江北江南江者已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從矣庾張諸
家所謂松江東江婁江者已該之松江入則具區諸水從矣